

记忆

站在海拔3500余米的班佑河边，呼啸而来的寒风，卷动着红旗猎猎翻飞。茫茫草地尽头，班佑河依旧流淌不息。河流的涛声穿过草地，如鼓点般敲击我的心房。

我仿佛听到90多年前那个悲壮的黎明，一群无畏的红军战士，把自己的心跳声汇入了班佑河的涛声。年轻的生命悄然逝去，迎来的是胜利和曙光。

—

1935年8月下旬，毛泽东、周恩来等率领的中国工农红军右路军，经过数日艰难跋涉，穿过危机四伏的大草地，抵达走出草地后第一个有人烟的村寨——若尔盖县班佑村。

时值高原草地雨季，红军先头部队到达班佑河边时，宽20余米的河道因连日暴雨，河水暴涨到齐腰深，如脱缰野马奔腾咆哮。先遣连的战士们把绑腿布连成绳索，相互连接横渡激流。随后，主力部队从这个渡口陆续渡过班佑河。

担负后卫任务的红3军第11团最后渡河。翌日清晨，第11团政委王平奉命去见军长彭德怀。当时，彭德怀正在一处山坡上端着望远镜向山下观察。看见王平来到，彭德怀指着班佑河南岸对他说：南岸那边还滞留了不少人，天都大亮了，怎么还不赶快过河？

王平一愣。第11团在过草地中担负收容任务，沿途搜寻因疲惫、伤病和饥饿掉队的红军战士，直到27日黄昏时才渡过班佑河。此刻，听说河对岸还滞留了不少人，他赶紧接过彭德怀手里的望远镜，顺着他手指的方向望去：只见水汽氤氲中，班佑河南岸山坡上，隐隐约约显现着一片片三五成群的红军战士。

按照彭德怀回滞留人员的命令，王平立即带上第3营教导员兼收容队队长钟元辉及部分战士，携带刚筹集到的干粮，顺着前一天的来路奔向班佑河。

尽管王平曾身经许多恶仗、险仗，但重返班佑河南岸见到的一幕，还是令他震惊和悲痛。

他后来在回忆录中写道：“走到河滩

红色足迹

“朝霞映在阳澄湖上，芦花放，稻谷香，岸柳成行……”初秋的沙家浜，天高云淡，水色澄明。那熟悉的唱腔从戏台、从街巷、从游人的轻哼里飘来。风过处，芦荡起伏，沙沙作响，仿佛在低声讲述一段烽火往事。

沙家浜革命历史纪念馆广场上，“军民鱼水情”群雕巍然矗立。“郭建光”目光如炬，“阿庆嫂”机敏从容，战士们与百姓并肩而立。我站在雕像前，仿佛能听见当年的摇橹声、枪炮声、脚步声，看见军民同心抗敌的热血场景，仿佛这片鱼米之乡仍在上演着当年的故事。

2015年，沙家浜革命历史纪念馆被列入国务院公布的第二批国家级抗战纪念设施、遗址名录。这份沉甸甸的认可，让这座纪念馆成为后人触摸历史、缅怀先烈的重要场所。纪念馆展厅陈列着众多历史照片和革命文物，辅以场景复原和多媒体影像，将那段烽火岁月铺陈于



征途(组诗)

■丁小炜

草地没有诗意

不要把草地想象成浪漫的诗行
这里没有繁花似锦，没有婉转歌唱
只有无边荒草铺向灰蒙蒙的远方
寒雨反反复复洗透单薄的军衣
冷风如钝刀，刮向每一寸肌肤
干粮袋早空了
泥泽饥饿成性，沼泽暗藏杀机

每一次掉队都要赌上生的希望
夜色里篝火微弱，月亮冷悬在天上
单薄的身躯互相依偎

班佑河畔的曙光

■章熙建

上，我用望远镜向河对岸观察，那边河滩上坐着至少有七八百人。我先带通信员和侦察参谋涉水过去看看。仔细一看，哎呀！他们都静静地背靠背一动不动，我俯下身子逐个查看，全都没气了。”

前一天傍晚，王平带领第11团渡班佑河时，湿地草原上突然下起冰雹，气温骤降。他很快明白这里发生了什么事：当夜，一路走出草地的红军队伍抵达班佑河畔，因黑夜沉沉、情况不明，未能及时组织渡河，饥寒交迫的战士互相搂抱、依偎着取暖。最终，因极度饥饿、寒冷和伤病导致体力不支，加上失温，七八百名红军官兵全部牺牲。直至天亮时，他们的遗体仍保持蜷缩依偎的姿势。

许多年后，王平之女王可立仍清楚地记得父亲对当时情形的回忆：“父亲他们怀着沉痛的心情，把他们一个一个放平。又仔细地检查，看看还有没有活着的，他们还真的发现一个瘦得皮包骨的战士还没有咽气。父亲让侦察员把他背上，但是过了河也断气了。大家满含泪水，脱下军帽，低头向烈士默哀、鞠躬告别。”

那一刻，一望无际的若尔盖草原上，只有寒风的呜咽和河水的咆哮。班佑河南岸的惨烈一幕，成为王平一生中最为揪心的痛。为此，他在回忆录中写下一段饱含深情的感慨：“多好的同志啊，他们一步一摇地爬出了草地，却没能坚持走过班佑河，他们带走的是伤病和饥饿，留下的却是曙光和胜利。”

二

班佑河，藏语称为热曲，发源于松潘草地东南部的杂里台地区，自南向北流淌，在若尔盖霍道附近汇入黑河，最终在甘肃省曲曲县汇入黄河。

从地理角度说，班佑河所在的若尔盖湿地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黄河的重要水源涵养地之一。但在长征岁月，这道逶迤于若尔盖草原的河流，构成了一道生死分水岭。

从时间上说，红军几路人马过草地均在夏秋期间。适逢草地雨季，草原上时而大雨瓢泼，时而阴雨绵绵，让泥沱草地变成漫漫泽国。加之气候恶劣，风雪、冰雹时时袭来，昼夜温差达30摄氏度。

这无疑给红军行军带来致命威胁。

班佑村是1935年8月中国工农红军右路军过草地的最后一站。一年后，走出草地的红二方面军也曾于此集结北上。从诸多红军老战士过草地的回忆录中，不难发现，长眠在班佑河畔的烈士，仅是红军过草地付出巨大牺牲的一个缩影。

红3军团某连司务长谢方祠，后来回忆了他们连“九个炊事员”的故事。

长征进入草地后，一个炊事员挑着铜锅走着，忽然倒下牺牲了。第二个含泪拾起铜锅继续挑。正午烧汤时，挑铜锅的炊事员刚把汤递给战士，也一头栽倒，停止了呼吸。连长要给炊事班补充几个战士。炊事班班长老钱对连长说：“连长，绝不能在连里抽人，影响部队的战斗力。牺牲同志的担子，我们担得起！”后半夜，发着高烧的老钱爬起来烧开水。谢方祠发现他脸上滚着黄豆大的汗珠，刚要问，只听他说：“老谢，给我点水喝！”水开了，谢方祠掀锅盖时，身后噗通一声——老钱倒在锅灶前。第二天，铜锅又被另一个炊事员挑着前进。部队到陕北时，铜锅担在谢方祠肩上。连长看见了，低下了头；战士们看见了，流出了眼泪。大家嘴里不说，心里都知道，炊事员们全牺牲了。

行进在茫茫草地的红军将士，心里都怀着一个信念：向前走！不能停！那时，班佑河成了一个坐标，一个胜利的象征，才算是真正走出大草地，才算是踏上了继续北上的征程。

红军老战士徐国珍也曾回忆道：刚进草地第一天大家没觉得有什么异常，以为能轻松过去；结果第二天就遭遇了大雪、大雨加冰雹的轮番袭击……那天还没走到露营点，我就掩埋了19位同志，而且这还不是当天牺牲的全部。

然而，炼狱般的草地苦旅以及这一路的磨难，并没有摧毁红军，反而让英雄红军的斗志更加昂扬。“我们红军的人数比以前是少了一些，但是留下来的是中国革命的精华，都是经过严峻锻炼与考验的。留下来的同志不仅要以一当十，而且要以一当百、当千。”

三

班佑河水流淌依旧。

如今，南来北往的人们经过班佑烈士纪念碑和雕像群，都是“人过脱帽、车过鸣笛”。人们的心穿越时空，与长眠于此的那群年轻志魂相遇，感受他们以生命凝聚的信仰之光，追念他们为缔造新中国付出的热血与牺牲。

班佑河边，一块形似卧牛的巨石静卧，当地群众说那是牺牲在河畔的红军化身。抚摸石上风雨剥蚀的纹路，我的耳边仿佛又响起镌刻在纪念碑上的那句话：“他们带走的是伤病和饥饿，留下的却是曙光和胜利。”

那是生命闪烁，是热血绽放。长留班佑河畔的英魂化作光辉，永恒闪耀在苍穹之上，辉映共和国的每一个黎明。

※ ※

放，一盏马灯悬在木架上。昏黄的光线下，仿佛能看见“沙奶奶”们连夜为伤员缝补衣物的身影。当时没有药品，当地群众便自己动手纺纱织布，将土布煮软消毒后当作绷带；缺少器械，老百姓用竹子削成代用的镊子；水上运送伤员，群众争相划船护送。

芦荡深处鱼水情

■余国强

人们的眼前。

走进纪念馆，一张泛黄的《苏南东路抗日根据地形势图》吸引了我。图上密密麻麻的红点标注着游击区，细细的蓝线勾勒出芦苇荡中的隐秘航线。1939年，新四军第1支队第6团组成的“江南抗日义勇军”，为开辟苏北抗日根据地，主动转移。当时由于行动不便，36名伤病员在阳澄湖畔留下养伤。在与组织失去联系的情况下，官兵紧紧依靠群众，边养伤边战斗、边恢复边壮大，发展成为一支抗战劲旅。

一支锈迹斑斑的步枪静静躺在展柜里。讲解员说，这是当年战士使用过的武器。抗战烽火中，官兵就是凭着这样简陋的装备，在芦苇荡中与日伪军作战。纪念馆的多媒体上，循环播放“芦荡开敌”的场景。翠绿的芦苇丛中，新四军战士借着水网掩护，时而突袭，时而转移；日伪军的汽艇在木桩密布的河道里进退两难。那些木桩，是当地百姓连夜冒着危险打下的“土防线”。一根根木桩走进水里，也扎下了人民战争的根基。

“同志们杀敌挂了花，沙家浜就是你们的家。”“你待同志亲如一家，精心调理真不差。缝补浆洗不停手，一日三餐有鱼虾……”现代京剧《沙家浜》的唱段，艺术再现了烽火岁月中的军民鱼水情深。在纪念馆的展览中，我看到当年后方医院的复原场景。土坯砌成的矮墙旁，竹制的镊子、煮过的土布绷带整齐摆

一路征战
九死一生的追忆
梦里又看见草地沼泽和茫茫雪山
向北的队伍
落脚之地到底在哪里

毛泽东同志交代侦察任务——
寻找“精神食粮”
报纸铺开
终于有了欣喜的消息
刘志丹已在陕北大地竖起红旗
徐海东率领队伍驰骋在黄土山岗
数十县燃起星火，根据地已然生长
毛泽东的大手一挥
红军终于有了奔赴的方向

会师

湘江的浪涛，还拍打着记忆的岸

2011年9月，在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若尔盖县班佑乡213国道旁——当年红军长征走出草地的地方，一座高18米、宽24米的“中国工农红军班佑烈士纪念碑”拔地而起。红色花岗岩结构的碑身为一面直刺苍穹的风卷军旗，周围环绕着24尊或坐着或躺着的红军官兵塑像，侧面是一位手拿望远镜的指挥员直立雕像，再现了王平当年见到那些红军勇士集体牺牲后的悲壮场景。雕塑基座上镌刻着“胜利曙光”4个大字。

据考证，班佑河畔七八百名红军英烈的牺牲，是长征过草地相关记载中单次牺牲人数最多的一次。王平生前念念不忘，希望将来能在这里树碑纪念。纪念碑落成时，将军回忆录中的那段深情感慨被镌刻成碑文。

碑石有字，草地无言。碑上没有他们的名字，班佑河的每一道波光仿佛都是他们的目光——永远朝着胜利曙光。

在班佑河岸东侧有座无名烈士墓，花岗岩墓碑上刻着一颗五角星。每年清明时节，义务守墓数十年的旦增大叔都会给坟墓添几锹新土。他说，曾看到有个白发老人跪在烈士墓前痛哭很久，最后撒下一包从江西带来的红土。如今，这座无名烈士墓周围长满格桑花，牧民们都叫它“红军梅朵”。

就像盛开的格桑花一样，许多红军渡过班佑河的故事，在这个偏远村寨经久传诵。牧民才让扎西的帐篷就扎在当年红军渡河处。他说：“小时候阿爸常指着河湾说，红军过河时，冰碴子把腿肚子划得血淋淋的。”

如今，南来北往的人们经过班佑烈士纪念碑和雕像群，都是“人过脱帽、车过鸣笛”。人们的心穿越时空，与长眠于此的那群年轻志魂相遇，感受他们以生命凝聚的信仰之光，追念他们为缔造新中国付出的热血与牺牲。

班佑河边，一块形似卧牛的巨石静卧，当地群众说那是牺牲在河畔的红军化身。抚摸石上风雨剥蚀的纹路，我的耳边仿佛又响起镌刻在纪念碑上的那句话：“他们带走的是伤病和饥饿，留下的却是曙光和胜利。”

那是生命闪烁，是热血绽放。长留班佑河畔的英魂化作光辉，永恒闪耀在苍穹之上，辉映共和国的每一个黎明。

※ ※

放，一盏马灯悬在木架上。昏黄的光线下，仿佛能看见“沙奶奶”们连夜为伤员缝补衣物的身影。当时没有药品，当地群众便自己动手纺纱织布，将土布煮软消毒后当作绷带；缺少器械，老百姓用竹子削成代用的镊子；水上运送伤员，群众争相划船护送。

从沪剧《芦荡火种》到京剧《沙家浜》，艺术演绎让这段传奇家喻户晓。然而，纪念馆里这些静默的文物，才是历史真实的见证。一把镊子，一段绷带，一盏马灯，都曾陪着那些年轻的战士熬过病痛与长夜。

走出纪念馆，沿着青石板路步入横泾老街。老街两旁，蓝印花布挂在竹竿上随风飘动；河水蜿蜒，桨声欸乃，一派江南水乡的安逸景致。今天的人们难以想象，这条老街曾是抗战军民与日伪军斗争的前沿。江南水乡的温婉与红色血脉的赤诚，在这里自然交融。

秋风吹过芦苇荡，沙沙声仿佛一曲赞歌。芦花白了，稻谷香了，岸边的柳树依旧成行。沙家浜这片热土，见证了抗战传奇，也见证了军民的鱼水深情。

娄山关的风，犹记鏖战的枪声
多少个月光下奔跑的夜晚
万水千山磨洗过铁流的背影
信念，成为跋涉者最厚重的行囊

三支劲旅，向着同一片土地奔赴
力量朝着同一个坐标聚拢
征尘写满每一张面孔
黄土地上，终于扬起相逢的族旗
迎来胜利的时辰

久别的战友
远远望见彼此的身影
奔跑、相拥，滚烫泪水漫过脸颊
那些倒下的人
仿佛也在这欢腾的队伍里
望着衣衫褴褛的队伍
一位战友拿出针线包
“同志，到家了，补补吧”

靠理想凝聚，靠真理指引
历史在这里写下厚重注脚
月色朗照茫茫原野
北方雪花飘落，敌人很快大兵压境
一支从血泊中生长出来的军队
会师不是终点
是新的战斗、新的启程

感念

前段时间，在一次采访中，我偶然发现一串数字——

汪烈士，1904年生，1933年牺牲，29岁。陈树湘，1905年生，1934年牺牲，29岁。江竹筠，1920年生，1949年牺牲，29岁。

顺着线索往下捋：陈延年，29岁；杨开慧，29岁；张太雷，29岁；张思德，29岁；张超，29岁；申亮亮，29岁……

三十而立。可他们的生命，却永远停在了29岁。

湖南永州道县，陈树湘烈士生平事迹陈列室里，他的雕像高2.9米。讲解员说，这寓意他29岁牺牲。

1934年冬，湘江。红5军团第34师奉命断后，掩护中央红军主力渡江。6000余人 with 数十倍之敌激战4天5夜，锐减至不足1000人。师长陈树湘腹部中弹被俘后，敌人抬着他回去邀功。途中，陈树湘趁敌不备，忍着剧痛，从伤口处掏出肠子，用力绞断，壮烈牺牲。

长征出发时，红军作战部队的很多战士还不到20岁，不少师团级干部年龄不到25岁。

1933年，川陕苏区反“六路围攻”的前线，也有一位29岁的红军师长——红30军第88师师长汪烈士。徐向前在回忆录里写他“是个很能打的干部”。石鼓寨一战，部下劝他到指挥所去。他摆摆手，举着望远镜一动不动。没想到，一颗炮弹落在身边。29岁的他，留下最后一句话：“战斗，直到胜利！”

29岁是个什么年纪？父母开始变老，孩子还小，或者自己正准备成家……这是一个 person 身上带着很多牵挂的年纪。

29岁的杨开慧就义于长沙浏阳门外识字岭。敌人劝降，只要她公开宣布与毛泽东脱离关系，即可活命。她坚定地说：“牺牲我小，成功我大。”52年后，人们在她的故居墙缝里发现7篇手稿。里面是一个妻子对丈夫的思念，一个母亲对3个孩子的牵挂。

2016年4月，渤海湾畔。张超驾战机进行陆基模拟着舰训练时，战机突发电传故障。他在4.4秒内做的最后一件事，不是拉弹射手柄，而是向前推杆，试图保住战机、护住数据。那时，再有3个飞行日，他就能驾驶“飞鲨”降落在辽宁舰的甲板上。救护车上，张超断续续地说：“我是不是再也飞不了了……”只言片语，流露出他对飞行事业的无限眷恋。

1个多月后，5月31日，西非马里。申亮亮站在维和营区营门主哨执勤。一辆皮卡车行驶至我外圈警戒线边沿时，毫无征兆地突然加速，朝维和营地大门直接冲撞而来。从预警到爆炸，只有37秒。申亮亮本有时间隐蔽。爆炸瞬间，他一把推开副哨司崇昶，自己留在了哨位。出国前，他推迟了婚期，微信朋友圈签名改成“勇敢，勇敢”，还叮嘱姐姐：“别



风雪漫征途(布面油画)

周 末 作



第6780期